谷簾先生遺書

康熙乙酉仲冬立於安亭張維垣家得黃忠節公手書自監錄爲錄副本刊入忠節公集矣少時聞之前輩言次公谷簾先生亦有手書稾本數種嘗以不獲睹爲恨歲丙午偶於書肆殘帙中得先生存誠錄後附自怡草數紙簡首有忠節公序及先生小引撫摩遺編欣幸累日合之忠節公集不翅莫邪之與干將流散日久而忽於延津乎會合也立舉示同人適友人吳雪臣又於里中唐氏得先生手錄三種一鶴鳴集一拈花錄一玉版錄前有　呂祖師序知係　諸師尊鸞言先生所薈萃

而成者立聞先生同時聖舉唐先生家故有壇席其時直言社諸君子並在其中忠節公嘗輯正教錄行世先生此錄殆亦忠節公之意也嗟乎立於先生之書留心廿餘年於茲矣兵燹蠹蝕之餘先正遺文什不存一而先生書久佚後出略無闕遺是殆白傅所謂在在處處有靈物護之者耶抑歐陽公所謂物聚於所好以立蒐訪之久先生亦憫其勤而賜之耶後之君子欲知先生之大節與忠節公彪炳天地間者讀是書亦可得其梗槩矣爰叙所得釐爲八卷錄而藏之以貽後之景仰先

生者

雍正丁未邑後學秦立謹識於淞陰叢桂堂

谷簾先生遺像



邑後學陸遵書謹摹

谷簾先生像贊

矯矯先生鍾嶽之靈少而焠掌學底厥成遭時不造致命成仁于嗟仁人可名而不可名不見先生年少而賈其身于嗟仁人不可名而可名不見先生與貞文若顏氏之清臣共常山而終古日星

邑後學陸炳豹拜題

文學黃先生傳

邑後學侯開國譔

黃先生淵耀字偉恭兄某世所稱陶菴先生私謚貞文者也語詳先君所譔行狀先生少於兄數歲旣受業盡得其緒論家庭間講道論德往往起貞文所未及邑中少俊未之或先也乙酉六月邑中義師起先生從貞文入城堅守匝月天忽大雨城東一隅崩兵遂大入先生掖貞文至無等草菴軍聲益亟曰此其時矣貞文西向再拜索筆書絕命詞方畢顧視先生則先縊梁間矣遂縊於其左方貞文自癸未登第歸知天下已亂常鬱鬱

不樂先生每以大義慰解之一日自外歸見幼弟戲於庭撫其首泣曰小子何無知時事至此大兄必死節我不忍獨生一家不知若何尚爾嬉笑耶時北信尚緩家人咸詫爲不祥至是言果驗先生之志定於平日者葢如此先生之外舅曰王貢生雲程字鵬九年老矣甲乙之際日與親故爲詩酒之會語不及時事至是兵至執之大罵不屈死妻某氏及二女繫繩於腰牽連溺水皆死之長女卽先生之配云又有諸生徐文蔚者貞文之僚壻也先是率鄉勇禦敵於婁塘力戰死於陣與先生

兄弟並居西里故附書之

右偉恭先生傳蓋據朱先生九初乙酉紀事陸先生翼王爭光錄節取而爲之者也嘗質之貞文之子雲詔雲詔述方瓢張氏聞於釋無等之言曰方先生侍貞文之至草菴也軍聲甚迫貞文乃再拜索筆書絕命詞先生豫爲繯具懸之梁間出步於庭見紅笠者數騎自城而下先生曰此其時也少需必受辱遂扶貞文以繫焉頭幘觸繯墮地一手尚擎先生拾而冠之遂自縊於右兵至啟門見二公尸太息而去無等

在菴中以方外倖免爲言之如此方瓢名懿實向受

業於貞文其說似尤可據云

編緝緒言

先生大節與忠節公輝映青史幾經遺墨散佚良多立

摉訪廿餘年始得先生手錄稾本數冊編成是書釐

爲八卷悉遵先生各錄小引之意非敢妄分卷次閱

者諒諸

先生方弱冠卽毅然以聖賢自任同忠節公致命時年

纔二十二歲耳存誠錄三卷皆平日讀書窮理深造

自得及父兄師友互相砥礪之言隨時劄記者可與

忠節公自監吾師直言知過諸錄參看列諸首卷有

志斯道必於是入焉

自怡草一卷皆先生古今體詩其已附入忠節公集者槩不重錄讀是詩者先生性情之正學養之純皆可見也

鶴鳴集二卷皆先生所輯鸞言發明六經四子之旨可與宋五子書相會通葢由其時直言社諸前輩求道精勤故　諸祖師啟廸備至也入道階梯於斯可得閱者愼毋忽諸

拈花錄一卷玉版錄一卷舊附鶴鳴集後今依次編列

譚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各有眞詮同歸正教統鶴鳴集觀之三教聖人之藴具在其中後之君子覽是書者勿以鸞言生疑信而沒先生手輯之苦心是所厚望焉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又識

谷簾先生遺書目錄

邑後學秦立㒷參氏編次

谷簾先生遺書目錄終

嘉定城隍廟東
首陶煥文店鐫

存誠錄原序

仲氏偉恭余以弟而兼友者也偉恭年少於余十餘歲與余同稟過庭之訓以爲學自蘄余性褊急常患克治罔效而偉恭沉湎沖融終日不見有喜慍色老屋三間執經講習每當夜闌風雨一燈熒熒未嘗閒偉恭輟業也歲壬癸間偉恭謂余曰夫人上壽無過百年黑漫漫地過了日子眞可痛惜余曰子將如何曰文章特贅見物無與於斯道疲敝日力其中而不以聖賢之學淬厲其身肯不枉了此生余韙其言久之旣余約同志諸

君子爲直言社前輩高叔英友人唐聖舉陳義扶蘇眉聲夏啟霖張德符高德邁侯氏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含兄弟門人陸翼王及偉恭凡十四人每月一敘敘則各出日記相質自日用酬酢外讀書所得及所聞先儒格論同儕浛言各隨其所自得書之顯自事爲微之至心術之間誠僞出入互相糾繩不少假故謂之直言如是者葢年餘余忽忽如故常而偉恭滌盪湔洗日益進於光明諸君子皆以畏友目之嗚呼人特患無志耳有志患不爲耳志之且爲之日新月異歲不同如我偉恭

予乃益以歎偉恭之不推言之已也比輯向日記粹言錄爲一編取易閑邪存誠之義名曰存誠錄謂將藉之息黥補劓而請益於余余曰求道之要盡是矣余何以爾益抑爾聞潘子賤藥鏡之說乎偉恭請其說余告之曰人心鏡也多識前言往行磨鏡藥也識前言往行而不務修德是積藥鏡上而不之磨也積藥不磨適足以蔽鏡多言不脩亦足以蔽心由此錄觀之磨鏡藥備矣而磨之則存乎其人故不在文字語言之末偉恭勉乎哉睿聖武公耄年造道詩人誦其德則曰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濬造如我偉恭嘗必益思所以磨之以底於成是則余之所以爲偉恭益而已矣偉恭因請書其說於簡端并質之同志諸君子幸有以勗余及偉恭焉崇禎癸未秋日愚兄淳耀序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一

邑後學氏編次

存誠錄上

淵少稟庭訓同伯氏陶庵淬厲脩途勤思十駕每見先儒格論及師友緒言足爲身心之助者卽劄記之間有所得輒附數言其中積久成冊釐訂存若干條名曰存誠錄就正伯氏兼貽同社諸君子息黥補劓之方將於是乎在焉嘉定黃淵耀識

學者立志須從誠正一條路上走誠正從主敬入手主

敬在內淸其心志外肅其威儀存天理遏人欲則心志淸正衣冠尊瞻視則威儀肅心志淸威儀肅便可漸入誠正門徑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子葢以舜自勵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方寸間同一無累如此顏之進於舜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學聖賢第一關頭守固窮兩字一生儘受用得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予觀明道先生酌貪泉詩曰。心中如自固。外物豈能遷。時年纔十歲耳。識趣已如此。故學者志向須早定。

二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又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如此纔可謂立志。

朱子曰、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此語洞見識趣卑下一流五臟癥結。

吾輩求道工夫。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能行。能行不能行。只在志氣上分別。志在自立則勉彊之功可底於聖賢。志在苟安則因循之過終入於凡愚。孟子曰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古今成器的人。只成於振卓二字。孟氏所謂志帥氣也。古今無聞的人。只壞於因循二字。孟氏所謂一暴十寒也。今後須立定志向。用全力趕辦。莫耍等閒過去。

學問之患。患一畫字。畫猶愈於暴棄。實即暴棄根由。不可不戒。

游忽二字。是吾輩通病。游者優游之謂。今日待明日。今年待明年。只圖眼前適意。不顧日後罔功。德業安能長進。忽者忽略之謂。以小節爲可踰。以大德爲難就。自懷寛恕之意。常存苟且之圖。道力安能深固。願與同志戒之。

先儒有言。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許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余謂學者必見得此意。纔能卓然自立。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觀象山先

生此語是何等振卓氣象。

方正學先生曰、人或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學。不食則死。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前輩為學其言痛切如此。

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有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上蔡得此言後來自治益誠切。孔門教人。必曰切問而近思。不務切近工夫而高譚元妙。上蔡且不可。吾輩可無戒與。

二程子謂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

却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做一場話說最是吾輩受病處今後須踏實地做去一些不落空如話說十分便須做十分不得但做九分使一分有欠缺處方是

周子教學者尋孔顏樂處這樂處孔顏有人人都有人自無處尋覓終日坐困愁城中耳近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兩語出漸識得樂字大意但恐未盡於此耳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莘齋見象山講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先儒

讀書省身如此我輩日誦數千言卻未見那一句得力處可愧可痛

朱子答詹體仁書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要說甚的今日正當返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說庶幾平穩朱子此書自是學者分明指訣

司馬君實趙閱道平生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只是得力慎獨兩字

張思叔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一語忽肰自悟爲學

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學者有志斯道直須不有其身方能專心求道身且不有何況身外之物斷不在其意中矣

許魯齋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究竟何在

楊龜山先生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外且看此數語先儒讀書是何等細密

博學多識是學者入門工夫不博學安能詳說不詳說安得反約吾儒之學所以異於釋氏頓悟者正在此處

論語以時習詔學者先儒謂時習卽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心之所主意之所動卽是學晝之所爲夜之所存卽是學讀聖賢書對鏡身心時刻提撕警覺卽是時習道腴充足不愧不怍唫風弄月庭草交翠可想見說字氣象

王陽明先生論志士仁人章曰人只把身命看得太重

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委曲保全把天理都丟了不知違了天理與禽獸何異便偷生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此言極警痛學者識得此意方能打破生死關頭

薛中離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今且將數語細心理會去莫放空始得

薛敬軒先生曰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

不絕念守之勿失循循勿遺豈有差錯汎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此言足救學者鶩廣而荒弊病

歐陽南野曰不從軀殼念起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念起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南野師事姚江切實爲己之學於此可見

陳白沙先生曰前輩謂學者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觀此可見學問無長進處只坐胷中無疑耳問何以無疑

曰不學則不疑

夫人從善如登之難從惡如崩之易猛守此心不使避難趨易大段極勉強須知勉彊即成熟之基所以孔門求仁必從強恕入手朱子謂恕是生的仁是熟的卽安勉分界𠜂下手時卻須從勉字做去朱子又云爲學如撑上水船一篙緩不得正是此意

終日在塵中打滾黑漫漫地過了日子只坐自治工夫疎耳我輩自治工夫須時時提醒此心一刻不間斷一刻不放鬆將五經四子書向自家身上校勘一番

何者我巳能何者我未能從巳能處求精密當由淺漸入深處從未能處求變化當由克馴致復處守顏四勿學曾三省其庶幾焉

今之學者稍著科第官爵一念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蓋此念即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君種子前輩華允謀戒子弟語

工夫如春蠶作繭一絲到底可謂自強不息予友唐聖舉嘗以此舉示同人的的不易

性命書靜參道理書細讀善行書勉爲時務書多看莫作無益害有益莫因有爲誤無爲

讀聖賢書務於人知而不務於爲己務於干祿而不務於謀道是以所學皆虛認假爲眞貽誤百年良可悼嘆

每日閒閉戶時多出門時少默坐時多閒論時少澄思時多發慮時少獨居時多羣居時少庶幾所學有自得處

學道須認得路頭清先將宋五子書就自家身上校勘

一番。次將象山姚江之書。細細參究。便不走入歧途。近案頭置近思錄一編。每日潛玩深思。窮理以致其知。反身以求其實。覺得此事稍稍有著實處。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觀朱子此語。知爲學切不可有厭繁喜徑之意。

爲己之學。最是涵養體認工夫。常要接續讀書記覽考據。尚屬其次。程子所謂玩物喪志。非過論也。

吾人爲學。須從最喫緊處著力。所謂最喫緊者何。曰誠。曰敬。曰中。曰正。曰庸。曰常。曰嚴。曰密。曰不貳。曰安止。

從此踏著實地去。方可謂爲學。

閒時無事。正好讀書。忙時得暇。正好讀書。於書中尋味得義理出。方陶鑄得性天成。讀書尤須靜坐。不靜坐。心界必不清定。今後半日讀書。半日靜坐。或夜間坐一二枝香亦可。總求此心常在腔子裏。纔能讀書。

劉子曰、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則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則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道之障。至言也。

學人以謙嘿爲本。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

德斯聚矣。嘿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陽明先生云。

日記是檢點身心切實工夫。每月所爲。夜則書之。書之而見一日中。無一事不可對人。無一念不可告人。則此心必慊。書之而見一日中。有一事不可對人。有一念不可告人。則此心必歉。求慊戒歉。當於近裏著己處痛下一番鞭辟工夫。

范文正公以天下憂樂爲己任。司馬溫公以天下是非爲己任。程純公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古今大業。畢竟

要直下擔當莫爲世緣牽掣枉過了一生

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道之體不可見故微道之用不可測故危其辨只在毫釐之閒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

天地閒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蓋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故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道爲實體神爲妙用雖非兩物卻混合不得道之在人則道心是也神之在人則人心是也此處不可錯認

先天圖最宜潛玩性命之理直說得恁地分明分陰分陽太極之體立一陰一陽太極之用行玩得爛熟時便見得一實萬分萬分一實無非天地自然的道理都不假安排造作朱子言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直截

道外無器器外無道形上形下只是一箇理卽是一箇道程子謂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眞西山亦言舍器求道未有不蹈空虛之病可知學者於事物上無所得終日譚元說妙總與此身沒交

涉。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天命中所自有者。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憧憧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無由作聖。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又何盡之有。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學者於此處審得分明。假不走入空寂一路。

誠者一中之理也。誠之者存其中止於一也。心存於是事不他顧。心止於是事不他樣。即是誠。日日如是念

念如是即是盡誠若言語思慮間時或他逸即於誠字有欠缺處

性命之蘊不出理一分殊四字語其一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學者只一惻隱之心時常活潑潑地便可求仁便可入道孟子曰仁人心也此此語最直捷心之不仁人已非人要說甚道周子窗前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

此言極可玩味

仁人心也賅天地人物之精括中和位育之道故曰元

者善之長也而其源總在此心心是箇核仁是箇芽從核子生出箇芽親親仁民愛物道理都在箇中如齊宣不忍觳觫梁武不用犧牲皆是這核子所發但不能推到民物上所以算不得仁中庸言致曲孟子言擴充求仁者當於此處著力

凡人爲一善則心安體泰爲一不善則色喪神沮可見人身內渾是天理正是性善處能隨事體察勿虧此本體便是盡心復性眞實工夫

呂東萊先生曰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於獨

二語發前人所未發。

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繇乎中庸。所以致用也。南豐此語。是聖賢心學。不是虛寂禪宗。

程子之言。具於大學或問中者。斷不容易。眞積力久。自當豁然有悟入處。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提醒此心。學者須將身心。入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到底方尋得道理出。近人都以此作應舉用。此中毫無實見。要說甚道。

學者須自愛其身減爲人之事一分卽增爲己之事一分卻假有之緣一分卽保固有之眞一分此兩不相干處正兩相貽害處不可不知

人心操之則存操卽敬也敬外無操操外無敬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論敬亦曰只消一箇操字不消許多語言文字觀朱子敬齋箴反覆詳盡委無罅漏所謂動靜無違表裏交正亦只還得一箇操字

伯氏偶與思修譚不妄語一節因及誠字之義思修曰

慮有矯爾伯氏曰今人只壞得避一矯字見人清節則曰矯廉見人寡慾則曰矯情無論他不是矯就使是矯亦是他變化氣質處顏子大賢夫子猶教以克己孟子亦云思誠者人之道也曰克曰思皆是善矯處若避矯之名而以自然爲貴則好色者自然好色好貨者自然好貨吾不知其可也此論足以救學者高語自然之病

求道先須求心郎心郎道顏氏服膺弗失無非此種學問不改其樂無非此種實獲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程子此言最盡學者煞宜尋思

爲善如耳鳴只自己知人不能知方是實功又須知君子爲善皆本分應爲事不可有矜心顏子無伐善無施勞非但不矜之謂亞聖大賢於世間一切義理越看越無窮於自己一切善勞越看越不足不求去伐自然不伐不求去施自然不施所以不違仁若有意去伐去施尙是原思學問去顏子地位卻遠

陸務觀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聖門一字銘

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門三字銘也。此二銘宜常置座隅

中庸素位而行四字是保身立命第一義諦不此之務。但為富貴利名牽掣室家妻子縛纏耗亂其精神於無可如何之地徼倖其願欲於不可必得之途。如何。保身如何立命。

氣數之命與義理之命。只是一箇命皆是從天命中來。

中庸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言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聖賢教人的的易簡可守

眞西山先生曰、所謂命者。豈曰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道。語嘿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惟義之。歸。所。以爲知。命。余謂命之說。最易墮壯夫之心。消志士之氣。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一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二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存誠錄中

人心如水靜則清動則濁水濁不清心濁不明其故皆由不靜所以先儒每教人主靜須知主靜正於動中得靜不在靜中求靜靜固靜動亦靜纔是主靜得力時候伯氏嘗云動靜不分兩橛當其動時則卽動以觀靜當其靜時則卽靜以涵動此正動靜交養之義

程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使

反復入身來此語指示直捷某近日將此心時時放身子上便覺時時在腔子裏即如身在行路時將此心就行中規矩足不蹈邪上著想此心便有捉得住捉不住之分否則游思恍惚了無捉摸要從何處求放心先儒說顏子三月不違仁謂仁如屋子要人住在這裏身者心之屋子也將此心放在身子上便住在屋子裏便可無放失

陸象山先生曰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

方是欲治心者當從此處下手

朱子答馮作肅書云恐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此語平實切近是養心分明指訣

程子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上蔡曰色慾已斷二十餘年矣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先儒于此要害關頭看得破打得穿所以百事做得成就學者于此且下一番忍制工夫以徐圖打透可耳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呂伯恭亦言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自是學者通病。我輩此時正患不著力。不患太著力。且從整頓收斂處求之可也。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靜坐收拾得精神。方看得道理出。又曰、逐日無事有現成飯喫。用半日讀書。半日靜

坐工夫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又曰瞑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

朱子曰人做不好的事心卻不安此是道心但被私欲錮蔽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學者于此須想如何戰法朱子又曰克已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此便是戰法

二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須思靜坐中所學何事莫忽忽看過此語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寘之水中。水何能入。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細思有主則實四字。非存養到十分時候。何能到得。

王陽明先生曰、初學心猿意馬。拴縛不定。故須靜坐以息思慮。俟心意稍定。便須省察克治。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的私逐一。搜尋出來。如貓捕鼠。一眼看著

一耳聽著纔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放他出路此言指示克己下手工夫是閱歷過來語

高景逸先生曰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須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又曰人心放他自繇不得皆治心甘苦有得語

曹月川先生曰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須知正心之學尤在萌上著力先生所謂萌即孟子萌蘖之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發見處皆是

古之學者唯務養其心其他則不學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今人所學試一一檢點與自家身心有交涉否

陸務觀詩曰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二程子云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學者治心之功直須到夢寐時淡然凝定才是得力時候

宋潛溪先生曰六經皆心學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說無不該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

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辨乎樂由吾心備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心有是理經有是言故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此論極喫緊今人讀經不反求諸心宜其終身無得力處

予友唐聖舉語錄云早起必自警策一番如集將佐士卒三令五申使知法不可犯方能一心志以成功又曰自律須嚴嚴則生出許多新氣象又曰尤宜在無過處提撕又曰絶百念不如一心志寡言笑不如清

心神志壹然後心不妄心嘿然後心長清又曰四勿之功只是要緊合箇天則爲甚如此嚴密爲是人禽攸別又曰洗心者當無一塵一塵之滓薉垢之引也

夫心猶君也識神猶小人也時方旦晝心王坐明堂以治國大小臣工奉厥職讒邪不敢入及乎莫夜心王嚮晦入宴息宦官宮妾介其側蠱惑以聲色嗚呼心王不能自立戰戰慄慄是爲君德說本子友夏敬霖心箴

伯氏嘗言讀書須先洗此心先捐俗慮少一分俗累多

一分道心須知俗累不捐只坐不讀書故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能到樂字境界要有何累弗捐

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姦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查考說見前輩錢一本語錄

學道人患不沉著又患不灑落沉著是握拳透爪氣象道中操存之法灑落是水流花放境界道中涵養之方

靜以應萬感之來淸以觀七情之動方識得一箇心字

李延平教人須于靜中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正在此處

人各有心不知自求試問人家各有一主童僕老幼皆稟命于家主家主一出便闐亂無序人心不在腔子裏如室無主人何以作辦衆事

省笑語省動作省筆札省酬接于極忙中求閒于極擾中得靜省得一時靜坐一時省得半刻靜坐半刻已過事不必追想未來事不必懸擬當前事不必執著

先求省事法省得一分事即離得一分俗次求勤取法勤得一分道即遠得一分累

言語當快意時截然能忍嘿得意氣當發揚時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當沸騰時廓然能消化得困苦艱難當交集時怡然能順受得都是從難處忍耐過去問如何方能予爲一言以蔽之曰勇

此心須沈潛又須超脫所謂超脫者非埽卻一切事物之謂也視天下萬事萬物皆有至當不易的道理未來不必想既往不必追胷膈間空空蕩蕩有皓月當

空之象日用時浩浩落落有風利不得泊之勢如是才可謂超脫

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二程子云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以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縱其情而至于邪僻牿其性而亾之故曰情其性子請申一言曰何以性其情能治心故何以情其性不能治心故

道在人倫莫如忠孝爲臣宜忠爲子宜孝夫人所知臣何以忠不欺故忠子何以孝無違故孝學者不皆有

事君之職無不有事親之事能體認無違道理生事死葬祭祀各得親之所安又時思成身以成親不貽父母惡名才可謂孝孝道既盡即所謂忠者亦在是矣

眞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梅溪見人禮墖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此眞棒喝語人子會得此旨供養在家佛常常如稽首如來座下一般五經中敎孝之言便字字滴水滴凍無些子滲漏

眞文忠公曰父母之于子全而生之者也全不獨四肢

百體有是形則有是性天下之善皆具自居處必莊以至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即爲辱其親安得爲孝此論于全受全歸道理體認極眞爲人子者當日三復焉

忠孝是子臣大節皆須出于至誠眞文忠公曰以孝徼福其孝必不誠以忠望報其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爲之所以有功名教玩此數語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正在此處

朋友間有諍友卻少不得和婉二字故夫子曰善道家

庭閒有諍子卻少不得愉順二字故夫子曰色難吾輩秉性嚴正少和順委婉氣象易走入戇直一路于此尤宜加謹

先儒謂治家以正倫理篤恩義為要予謂尤須于正倫理中篤恩義則恩義皆不失倫理之正否則恐有失家節之咎

求道在日用行常做起日用行常在孝弟忠信做起孝弟忠信從性得來非由外鑠緣世人嗜慾日甚錮蔽日深把這德性中一點清明之氣汨沒過久所以不

能盡這孝弟忠信道理近世姚江講致良知直指心體急欲人還守這一點清明之氣可謂婆心懇切不知者顧謂之爲禪學何與

家庭之事理以閑情骨肉之間情以達理理本乎天情發乎人天人相合情理不偏但執乎理以違乎情苟不治理亦終乖

家庭骨肉間多留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性天一切是非曲直正不必太明明則便有傷于涼薄處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朋友言不談家中瑣事則外無

狎友與妻女言不談外間襍事則內不干政

天下不患有眞小人患有僞君子不患無眞學問患有僞學問講學實實透進太公立品實實做出來方是眞學問方是眞君子否則皆獵取浮華純盜虛聲一輩人耳

朱子與陳同甫書云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毋論大風吹倒亭子卽耍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如此方是眞正大英雄然此一種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

做將出來血氣麤豪卻一點使不著此爲同甫痛下砭針耳吾輩卻須日誦數過方可無心氣麤浮獘病

張子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于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是先儒特立獨行語

士君子守身若珍尺璧唯恐失墜若奉盤水唯恐傾覆若慈母護貞女居必閨闥衣必絓結不使行路之情得而入也寧固無通寧拙無巧寧鈍無躁寧玉碎無瓦全操與冰霜俱潔志與日月爭先才是豪傑之士

朱子答石應之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答趙昌甫云只固窮兩字是著力處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

此語救拔學者失足根由可謂婆心懇切

楊忠襄爲友人誘至妓女家歸而流涕自責取衣冠毀之又伯氏爲予言昔賢每燕集值女樂未嘗流盼以拇指掐中指至明日指痕尚在自治如此嚴切雖欲不爲君子得乎

先儒有言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巳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又

曰、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

楊椒山先生貽子書曰、讀書見一件好的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便思量我將來切莫學他便爲天下第一等人此言指示直截有志植品者當書諸座隅

家涪翁曰、人生一日兩盂飯十年一匹布吾輩不可不知此意知此意則所取于世者少所取少然後于物

無所求于心無所累此言極是入道指訣先儒言咬得菜根住百事可做得亦是此意

君子小人分路處只在敬肆兩字日敬一日不自知成爲君子日肆一日不自知入于小人君子小人分界卽是人鬼關頭不可不省察

士人貧賤時須勵廉恥守正直絶跡公廷淡視勢利方是箇操守先儒有言做秀才當如處子一般高景逸先生言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滅室女踰墻從人之羞其言沈痛可發深省

學者猛守此心。須凌峭堅特。使外間一切邪魔暴寇。不敢窺伺其間。才守得此心住。伯氏于都中貽予書、自言寵辱場中壁立如鐵。細思此八字。是何等氣象。

神貴清。神清而氣始壯。守貴定。守定而志始堅。養貴恬。養恬而節始甘。

舍生取義。是謂名節。賁育不奪。是謂氣節。言常謇謇。行常落落。是謂直節。千駟不顧。萬鍾弗屑。是謂清節。

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在善自培養。方能塞天地配道義。此事要整頓精神。使此心無一刻丟失。然後此氣

無一刻委靡有棲妄念如利錐之刺急自除之有善慧念如碩果之存急自護之方是直養無害工夫

吾人學道心須鞭得細膽須放得大識須看得透才須劈得開流蕩忘返非道畏葸不前亦非道窮大失居非道拘謹自守亦非道昔程子見謝子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定可望見又張子謂學道須識得箇氣字能從識之所到推拓得開擺脫得落一刻不放鬆卻一毫不拘泥才可任道然此非旦暮能襲取十年讀書十年養氣方可語此此時正未之逮也

張子曰、為學在自求變化氣質又或問程子曰、凡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程子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化也變化氣質要于自家偏處留意仄者思寬急者思緩執者思通僞者求誠昧者求明妄者求眞皆是變化法此是學者第一件工夫近日校勘自家弊病力求變化覺得一時強制濟不得事此事不到脫胎換骨終算不得變化

張子曰、戲謔不唯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又曰、有潛心于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

氣也。玩此數語。氣何可不持。

朱子曰。予作調息箴。亦是養心一法。蓋人心不定者。其鼻息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心亦漸定。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也。調息又勝數息。

此先賢養心指訣。莫以導引家言忽之。

許魯齋謂七情唯怒爲難治。又偏指患難。須于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漸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薛敬軒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養氣之難如是如是。

胡敬齋先生曰、孟子發夜氣之說。于學者最有功。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晝之閒。不爲物欲所汨。顏子四勿。孟子集義。俱是工夫。觀此語。知先生簞瓢陋巷。處之泰然。有由來矣。

敔霖兄克己錄云、節思則心氣足。節視則肝氣足。節食則脾氣足。節言則肺氣足。節欲則腎氣足。五氣足。斯浩然之體不傷。余謂此猶非直養眞詮。而未始非養氣之助。因識於此。

人秉正氣以生得正理以立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正理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氣也氣不能養理不能持日游其心于嗜慾攻取之途軀殼雖存義理已亾血氣雖生心神已死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此言沈痛可發深省

學者肯讓古人是無志不肯讓眼前人是無養

養性即養氣養氣即養性性即是理理須就氣上認取故先儒論性兼理氣言然認氣爲理卻不是告子一生病根深錮只自生之謂性一語錯認得來

臧氏稱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從慎行始。立功從寡過始。立言從不妄語始。不妄語極難。溫公高弟劉元城。力行七年方成。能不妄語。便即是誠。誠則功德俱由此起矣。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即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意。朱子敬齋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求慎言者。當與白圭同三復焉。

二程子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是存心長厚處。亦即是不妄議論處。

薛敬齋先生曰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不謹而能存者鮮矣又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又曰常默可以見道惟于此有心得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敬霖兄克己錄云良朋相對切戒依回須一刀兩段又不可落於偏激使他無容身處法言巽語相機而行直言不異婉言方是此即孔子所謂善道我輩秉性偏剛當時時記著此意

伯氏謂予云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纔舒放即思收斂纔言語即思簡默便可無此病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二